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黃臣鵠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五

起癸丑唐𤣥宗開元元年
止乙未唐𤣥宗天寶十四年凡四十三年

表例説

見第二十一及二十二二十三卷

唐

癸丑

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

春正月詔衛士二十五入軍五十而免

以蕭至忠為中書令

二月御樓觀燈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乃止教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

岐王範　進封四年從帝誅太平公主以功增封五千戶範始名隆範帝即位與薛王隆業避帝諱去二名至十四年再見

梁公姚崇　封梁侯九年為同州刺史時帝請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崇至以十事聞進封梁國公遷紫微令

耿公趙彥昭　以御史大夫預謀誅蕭至忠等改刑部尚書封國公實封百戶後貶江州別駕卒

鄧公張暐

附

突厥　可汗默啜初遣子楊我支等入朝請昏睿宗御安福門宴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會睿宗傳位於明皇婚竟不成至是

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也誠能受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必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以高麗大祚榮為渤海郡王

夏五月罷修大明宮　修大明宮未

罪赦以農務方勤罷之

六月以郭元振同三品

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

薛王業　進封四年從帝誅太平公主以功增封五千戶至二十二年再見

賜新封百戶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列同名武后時以字元之行開元世避帝號更名崇至九年再見

以銅鞮令預誅太平公主名為大理卿封國公實封戶三百進京兆尹至帝天寶五載再見

默啜又遣楊我支固請帝許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

康　王突昏遣使入貢

新興王晉　德良之孫也先天中為雍州長史治有名襲德良新

燕公張說　初太平公主引蕭至忠等為宰相以說不

趙公李嶠　封六年初以懷州刺史致仕中宗崩嶠嘗請相王諸

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
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
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
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
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
謀於赤箭粉中寘毒以進中書侍
郎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
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
佩刀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
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若欲
討之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
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
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
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
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
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為

興王斷坐附已授尚子不宜留
預太平公書左丞罷京師及帝
主謀被誅政事為東即位獲其
改氏為晉都留守說表宮中或
就刑僚吏知太平等請誅之張
奔解惟司懷逆乃因說曰嚮當
功參軍李使以佩刀時謀吹非
攜從王如獻帝請先其主不可
他日晉死決策帝納追罪遂允
哭其尸盡之至忠等貶滁州別
哀姚元崇已誅呂為駕隨子虔
歎曰樂布中書令封州刺史暢
儔耶擢為燕國公至之官改廬
尚書郎十年再見州別駕卒

澤王璆　趙公王琚　魏公竇懷

然乃與岐王範及内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

初以澤王上金子義珣嗣澤王爵義珣被謫嗣許王璀利其爵邑吉義珣假冒復流嶺外至是以許王素節子瓘嗣王至十二年再見

越王琳

詔越王貞

以中書侍郎從帝誅蕭至忠等事畢進琚戶部尚書封趙國公食實戶五百琚辭不就以舊官增戶二百至帝天寶六載再見

霍公王毛仲

進封二年與太平公主謀逆伏誅

鄧公蕭至忠

初太平公主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主請於帝拜刑部尚書進中書令封鄧國公乃參主謀逆主敗至忠伏

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以張説為中書令

陸象先罷

八月以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九月以李楊為虔州刺史

嗣絕其以貞從孫故許王子瓘國公琳嗣王奉王祀琳卒越王爵不傳子隨封變國公

彭公思訓

封隴西郡公九年進彭國公加戶滿四百拜右武衛

以龍武將軍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知監牧使封霍國公實封戶五百至十九年再見誅

楚公姜皎

初以潤州長史召授殿中少監

晉公薛稷

封四年為禮部尚書竇懷貞誅稷以知本謀賜死子伯陽尚仙源公主封安邑郡公稷死流嶺表自殺

徐公劉幽

罷諸道按察使
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
元之意
講武於驪山　上幸新豐講武於驪
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
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
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
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
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
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邈遽宣敕
斬之上尋罷邈官廢棄終身時二
大臣得罪諸軍震慴失次惟薛訥
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
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之
以姚元之同三品　上欲以元之為
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

大將軍卒
子林甫
思訓善畫
世所謂李
將軍山水
者

帝將誅竇
懷貞等皎
與密議以
功進殿中
監封楚國
公至十年
再見

求

進封三年
初以崔湜
等附太平
公主有逆
計幽求與
右羽林將
軍張暐定
計使暐說
帝宜為早
圖帝許之
未發而暐
已漏言帝
懼即列其
狀睿宗以

宋李令
問

靖弟客師
之孫也以
太僕少卿
預誅竇懷
貞封國公

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即台元之詣行在拜以為相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勵精為治每事訪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

後坐其子與回紇連婚貶撫州別駕卒

晉公壽一

以尚乘奉御從帝誅蕭至忠等軍國事遷授太常卿封戶明年封晉國公再見食實戶五百至十二年再見

幽求等屬吏劾奏以狀問觀罪應死帝寵申右之乃流幽求於封州至是太平公主誅即日召復舊官知

襲公楊

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畢秩乃以煩朕耶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十一月羣臣上表請加尊號為開元神武皇帝從之

命中書侍郎王琚行邊 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於上曰琚權譎縱横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寖疎之使按行北邊諸軍

十二月大赦改元

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黄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説為相州刺史

代公郭元振

封館陶縣男三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帝誅太平公主諸宰相走伏外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進封代國公

隆禮

為太府卿封弘農郡公至二十一年再見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為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為相州刺史

劉幽求罷以盧懷慎同平章事

梁公魏知古

以侍中封國公竇懷貞等謀亂知古密發其姦懷貞既誅賜封二百户至三年再見

甲寅

開元二年

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恒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有政

郢王嗣謙潞公鄅度

進封三年立為皇太

璀

契丹

唐薛訥請擊契丹帝

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以盧懷慎檢校黄門監

置左右教坊　倡俳雜俗之樂皆隸太常帝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宫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沙汰僧尼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戸彊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

子後改名鴻又改瑛厥為厥人遇害

鄫王嗣真

以皇子始封至十三年再見

鄂王嗣初

以皇子始封遥領幽州都督河北節度大使至十三

初為北庭都護金山道副大總管至是突厥默啜子同俄特勒圍北庭虔瓘斬之以功授冠軍大將軍安西副大都護封潞國公至四年再見

太原公郭

以納同紫微黄門三品擊之唐兵大敗納與數十騎突圍得免契丹嗤之謂之薛婆

突厥

可汗默啜遣子同俄特勒及石阿失畢等圍北庭都護府為唐

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
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
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
官之家毋與僧尼道士往還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
丹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
奚契丹武后之世都督趙文翽失
政奚契丹攻陷之或言靺鞨奚霫
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故且附
突厥并州長史薛訥奏請復置營
州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
遂與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
乃不敢言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太
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
書史册從之

年再見

鄎王嗣
以皇子始封至十三年再見

襄王重茂
從封四年爲房州刺史卒於官追謚曰殤皇帝

知運
初以格鬬功累補秦州三度府果毅至是從郭虔瓘破突厥功加右驍衛將軍封介休縣公又以吐蕃將坌達延乞力徐入寇詔知運與薛訥等將

都護郭虔瓘所破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壯士斬之石阿失畢失同俄遂奔唐詔以爲右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默啜尋復遣使求婚自稱乾和永淸大駙馬天上得

突厥同俄閭北庭都護郭虔瓘擊斬之

復置十道按察使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稱其職乎乃止

以徐愉為恭陵令　上思徐有功用法平以其子愉為恭陵令竇孝諶之子光祿卿希瑊等請以己官爵讓愉以報其德由是愉累遷申王府司馬

貶劉幽求為睦州刺史鍾紹京為果州刺史　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按問不服姚崇盧懷慎等言於上曰幽求等

角毆之進階冠軍大將軍兼臨洮軍使進封太原郡公至九年再見

郇公韋安石

改封丘年為監察御史郭褒所劾以青州刺史貶沔

果報大男突厥聖天骨咄祿可汗帝許以來歲迎公上

突騎施

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鄉導以伐守忠突厥

皆功臣下就閑職不無汎喪若令
下獄懸鶩遠聽乃皆貶之時紫微
侍郎王琚行邊未還坐黨貶澤州
刺史

黜洛州刺史周利貞等十三人　利
貞等皆天后時酷吏也

三月貶韋安石韋嗣立趙彦昭李嶠
為諸州別駕　御史中丞姜晦以
宋楚客等改中宗遺詔當時宰相
韋安石韋嗣立趙彦昭李嶠不能
匡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奏彈貶之

毀天樞　毀武后所作天樞鎔其銅
鐵歷月不盡先是年后亦於天街
作石臺頌德至是並毀之

夏五月罷員外檢校官　以歲饑悉
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

州別駕卒後贈左僕射鄧國公謚文貞二子陟試

逍遙集

嗣立

封六年以國子祭酒貶岳州別駕再徙為陳州刺史尋卒贈兵部尚書謚

虜守忠還謂進賢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并殺之

吐蕃

帥衆十萬侵臨洮至渭源掠牧馬唐命薛訥等來擊尋復侵渭源薛訥王晙禦之吐蕃十萬也

別敕毋得注擬

魏知古罷　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托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常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茍逐知古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知古竟罷為工部尚書

李二子恒濟知名

韓公張仁愿

封六年初以鎮軍大將軍致仕加兵部尚書至是卒子之輔仁愿為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

大來谷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過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吐蕃謂大軍至驚懼自殺死者萬計晙追至洮水吐蕃又大敗前後死者數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也豳王守禮從兄也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集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業嘗疾上親為煮藥火爇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而愈鬚何足惜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領岐州成義領豳州守禮領虢州範領濟州業領同州到官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是後諸王領州者並準此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

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

平陽辥訥

初以久有戰功拜為左軍節度至是契丹奚突厥數入邊訥建議請討詔

萬人唐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亦遣大臣請和用敵國禮帝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小勃律

國去京師九千里在大勃律南

令有司消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數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薛訥擊契丹敗績詔削其官爵

襄王重茂卒於房州謚曰殤皇帝

作興慶宮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

八月出宮人　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於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

授紫微黃門以車之為虜所敗訥脫身走因奪官爵旣而吐蕃入寇帝欲自將北伐訥已大克乃止行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即軍陟功狀拜訥左羽林大將軍封平陽郡

五百里是歲國王沒謹忙入朝詔以其地為綏遠軍

其家訛言乃息

吐蕃入寇以薛訥為隴右防禦使擊之

以武后所銘頌告中外　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所銘有云上天降鑒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九月敕諸州修常平倉法　敕以歲稔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嶺淮浙劒南下濕不堪貯積不用此例

冬十月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大破之

十二月以郭知運為隴右節度大使領鄯秦河渭蘭臨武洮岷廓疊宕十二州

立皇子嗣真為鄫王嗣謙為皇太子

公俶授朔方行軍大總管久之以老致仕卒謚昭定子嵩至代宗大歷元年再見

徐公劉幽求

進封四年姚崇奏幽求有怨言詔有司鞫

上長子嗣真母曰劉華妃次子嗣謙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置幽州節度經畧大使　領幽易平嬀檀燕六州

治睦州刺史削實封戶六百明年再見

清源男王晙

初累遷隴右羣牧使至是吐蕃入寇晙與薛訥擊敗之俘獲如積以功加銀青光祿

乙卯

開元三年

春正月以盧懷慎為黃門監
貶御史大夫宋璟為睦州刺史 坐監朝堂杖人杖輕故也
夏四月以薛訥為涼州大總管郭虔瓘為朔川大總管 初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其葛邏祿胡祿屋諸部來降者前後萬餘帳制皆以河南地處之遣薛訥居涼州郭虔瓘居幷州勒兵以備默啜

徐公劉幽求

削封戶二年以睦州刺史遷杭郴二州卒於道諡文獻

大夫封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至九年再見

西域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攻之其王

山東大蝗　山東蝗民不敢殺拜祭之姚崇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多除不可盡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臣請當之

梁公魏知古

封三年初除工部尚書罷政事至是卒謚忠　知古既卒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九月置侍讀官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

奔安西求救孝嵩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等八國請降勒石紀功而還

突厥

十姓降唐

宮中以無量羸老為造腰輿使內
侍昇之親送迎之侍以師傅之禮
遣薛訥討突厥
冬十一月郴州刺史劉幽求卒
以郭虔瓘為安西四鎮經畧大使
西域八國請降
十二月貶崔日知為歙縣丞　京兆
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
日知反構傑罪侍御史楊瑒廷奏
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喝
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
貶日知為歙縣丞
以韋玢為冀州刺史　尚書左丞韋
玢以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之尋敕
出玢為小州刺史姚崇言玢以奉
公貶黜議者皆謂郎官謗傷恐後

者共萬餘
帳高麗莫
離支文簡
十姓之壻
也與跌跌
都督思泰
等亦自突
厥帥眾內
附唐皆以
河南地處
之帝以十
姓降者浸
多詔右羽
林大將軍
薛訥等勒
兵以備黙

來左右丞指以為戒則省事何從
而舉乃除冀州

啜尋命訥
等討之

突騎施
可汗守忠
既死守忠
將蘇祿鳩
集餘衆為
之酋長蘇
祿頗善撫
綏十姓部
落稍稍歸
之有衆二
十萬遂據
有西方尋
遣使如唐

丙辰

開元四年

春正月殺尚衣奉御長孫昕 昕皇后妹夫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於里巷伺而毆之傑自訴帝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以鄯王嗣眞為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為安西大都護 二王皆不出閤諸王遂領節度自此始

二月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等欲

天水公尹思貞

封七年初以工部尚書致仕至是卒諡簡 思貞前後為刺史十三郡其

帝詔以蘇祿為左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畧大使

突厥

可汗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恃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迸卒頡質畧自柳林突出殺之時

置苑中所至煩擾道過汴州若水
上言令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
陸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
賤人而貴鳥乎帝手敕謝之縱散
其鳥

山東復大蝗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
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
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拒不從
命崇牒若水曰古之良守蝗不入
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
因敕使者察捕蝗者勤惰以聞由
是不至大饑

名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或言於上
曰令歲選叙太濫縣令非才上悉
台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
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

政皆以清
最閒

路公郭虔瓘

封三年為
左羽林大
將軍兼安
西大都護
四鎮經略
大使詔以
陝王嗣昇
為安西大
都護安撫
河西四鎮

唐郝靈荃
使突厥得
默啜首拔
曳固回紇
同羅霫僕
固五部皆
內附突厥
立默棘連
為毗伽可
汗以闕特
勒為左賢
王專典兵
馬突騎施
蘇祿復自
立為可汗
毗伽患之

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效歸學問

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皆坐左

遷從愿朝隱典選稱職高宗之世

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

稱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夏六月太上皇崩

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

秋八月遷中宗於别廟　太常博士

陳貞節蘇獻以太廟七室已滿請

遷中宗神主於别廟奉睿宗神主

祔太廟從之

突厥降戶叛命薛訥等追討之

冬十月葬大聖皇帝於橋陵廟號睿

宗

十一月黄門監盧懷慎卒　懷慎疾

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

諸蕃大使以皮璀爲之副久之卒

漁陽伯盧懷慎

封六年卒謚文成子奐　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産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飢

乃召默啜時牙官暾欲谷爲謀主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多歸附之帝命朔方大總管薛訥討之

拔曳固

即拔野古突厥可汗默啜來擊爲拔曳固迸卒頡質

恩上深納之以源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　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上遣問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稱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崇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彛异頗受賂遺為時所譏又崇所親信主書趙誨受賂事覺當死崇復營救上不悅會曲赦京城特敕杖誨流嶺南崇由是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

叅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帝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紫微舍人

畧所殺以默啜首獻於唐

吐蕃

贊普棄隸蹜贊圍松州唐都督孫仁獻擊破於城下贊普尋復請和於唐

奚

李大酺帥所部降唐

遣内侍楊思朂迎之璟在塗不與
思朂交言思朂素貴幸歸訴於上
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閏
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為黃門
監蘇頲同平章事　璟為相務在
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
刑賞無私犯顔直諫上甚敬憚雖
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武
后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
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
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
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
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璟與
頲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頲助之
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
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若獻可

齊澣曰我
為相何如
澣曰可謂
救時之相
崇喜投筆
曰救時之
相豈易得
乎懷慎自
以其才不
及崇每事
推之時人
謂之伴食
宰相及卒
家無餘畜
惟老蒼頭
請自髯以

詔封為饒
樂郡王行
金吾大將
軍兼饒樂
都督

契丹

李失活帥
所部降唐
詔封為松
漠郡王行
金吾大將
軍兼松漠
都督因其
八部落酋
長拜為刺

替否則黄門過其父矣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罷十道按察使

始制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　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奏擬是歲始更此制

辨喪事

武威李傑以御史大夫攝橋陵作封縣子尋左遷衢州刺史

高邑男李尚隱以將作少監營橋陵

史

封縣男至二十八年再見

丁巳 開元五年

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　上　貞觀中彩
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問宋王元曉卒　璟
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子穎嗣為以黃門監
遂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為南安王卒同平章事
戒願且停之姚崇曰百司供擬已子勗嗣早時亦幸東
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於太極殿卒神龍初都過崤谷
更修太廟月上大喜遂幸東都　以穎弟充道隘不治
二月復置營州　養子雲嗣欲免河南
秋七月放太常卿姜皎歸田　宋璟至是更紹尹及知頓
吉皎權寵太甚上因下制曰西漢元曉再從使官璟曰
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孫東莞郡陛下方事

寶徹　廣宗

奚

初詔以宗室女為固安公主妻奚王李大酺至是大酺入朝成婚

契丹

王李失活入朝詔以

閻自保岐宜教歸田園勲封如故
以張嘉貞為天兵軍大使
以明堂為乾元殿　太常少卿王仁忠奏則天明堂窮極奢侈不合古制容逼宮掖人神雜擾制復以為乾元殿正至受賀季秋大享復就圜丘
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群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等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

公徽嗣徽至十二年再見

夏王一

帝之子也生韶秀以母寵故鍾受命之日一未免懷卒追封夏王謚悼

巡幸令以此罪二臣第恐將來民受其弊帝遂命釋之環曰陛下罪之而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帝從之封廣平郡公至二十五年

東平王外孫楊氏為永樂公主妻之

突騎施

是歲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鉢換及大石城唐安西副都護湯嘉惠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

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宗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冬十月謫孫平子為都城尉　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況弟臣於兄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願下群臣博議遷中宗入太廟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以為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若數以為代則無祖禰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非躋睿宗於中宗之上也平子誣

再見

之并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鎮之詔置天兵軍於并州集兵八萬

罔聖朝漸不可長然時論多是平子故議久不決猒題之從祖兄也故題卒從其議平子論之不已請郗城尉

十二月詔訪逸書　秘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散亂訛闕請選學士整比校補從之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等二十二人於乾元殿前編校刊正以褚無量為之使無量卒國子祭酒元行沖代之九年上其錄凡四萬八千卷

戊午

開元六年

春正月禁惡錢　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

突厥

毗伽可汗

請和於唐

鑄如式宗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其後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糴之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三月徵嵩山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

夏四月敕度鄭銑郭仙舟為道士

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好度為道士

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始加賦以給官俸　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多破

突騎施

唐以突騎施都督蘇祿為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充金方道經畧大使

契丹

王李失活卒弟娑固襲封

吐蕃

產者秘書少監崔沔請計州縣官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從之

冬十一月帝還西京

吐蕃請和

以李邕鄭勉為遠州刺史李朝隱為大理卿陸象先為河南尹　宋璟奏邕勉並有才畧文詞但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必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以為渝峽刺史大理卿元行沖不稱職請以朝隱代之象先閑於政體寛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皆從之

贊普棄隸蹜贊請和於唐乞舅甥親署誓文又令彼此宰相皆署名於其上

己未

開元七年

夏四月祁公王仁皎卒　仁皎后父初封宋王

寧王憲

祁公王仁皎

俱密

康

也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諶例築墳高五丈一尺上許之宋璟蘇頲以為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竇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至聾庶人崇其父墳以自速禍豈可復踵為之臣等所以再三進言者欲成中宮之美耳上說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何敢私之卿能固守典禮垂法將來誠所望也

五月己丑朔日食　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

始名成器封八年以開元四年開府儀同更名憲至三司卒謚是從封寧昭宣子守王至二十一九年再見

崔日用

封十年為汝州刺史初日用食實戶二百尋以功益封二百戶後以例減

安

以上國王皆上表於唐言為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

渤海

王大祚榮卒帝命王子武藝襲位

吐蕃

贊普棄隸

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秋八月敕五服並從禮傳　右補闕盧履冰言禮父在為母服周年則天后服三年今請從舊上下其議褚無量是履冰議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

九月從宋王憲為寧王　帝嘗從複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其餘於竇怒欲殺之憲諫曰陛下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棄食者為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帝大悟遽釋之是日宴飲極懽上自解紅玉帶以賜憲

封戶三百至是詔曰唐元之際日用實贊大謀功多不宜減封復食二百戶從并州長史卒謚昭子宗之襲封　曰用在中宗時嘗宴內殿酒酣起為回波舞求學士即

蹜贊復遣使請帝親署誓文帝不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

突騎施

是歲唐拜蘇祿為中順可汗

詔兼修文館學士曰用才辯絶人而敏於事嘗謂人曰吾生平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予宗之亦好學寛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

庚申

開元八年

春正月宋璟蘇頲罷　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然自大明臨御斜封墨敕一皆杜絕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寃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耳上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

懷王敏

帝之子也甫晬卒追爵懷王諡曰哀

相知者

突厥

降戶僕固都督勺磨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勺磨陰引突厥謀陷軍城誘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拔曳固諸部聞之皆懼并州長

隱之官罷瓌䟽弛錢禁而惡錢復
行矣
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初嘉
貞為天兵軍使入朝有告其奢僭
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
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
天下之事無由上達其人遂得減
死上以嘉貞為忠用之
夏五月復置十道按察使
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
使俊乂之士沈滯於外臣三子皆
任京請出其二上從之於是出者
百餘人嘉貞吏事彊敏剛躁自用
引進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靜崔訓
與論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

史張說引
二千騎持
節即其部
落慰撫之
因宿其帳
下副使李
憲以虜情
難信馳書
止之說復
書曰此吾
效死之秋
也諸部由
是遂安是
歲突厥侵
涼州河西
節度楊敬

令公四俊苗呂崔員
六月瀍穀漲溢漂溺幾二千人
朔方大使王晙誘殺突厥降戶僕固
勺磨
冬十月流裴虛己於新州　駙馬都
尉裴虛己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讖
緯坐流新州離其婚上待範如故
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
之徒殭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
兄弟也
十一月突厥寇涼州　先是王晙奏請西
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掩毗伽於稽
落水上毗伽大懼暾欲谷曰不足
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
去絕遠勢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
好利得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

述遣將邀
擊兵敗突
厥由是大
振

烏長

骨咄

俱位

以上三國
皆在大食
之西大食
欲誘之叛
唐三國不
從帝遣使

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朔方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退毗伽欲擊之暾欲谷曰此爲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先分兵間道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拔悉密敗走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虜暾欲谷還出赤亭掠涼州河南節度使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邀之大敗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

賜三國王册命以褒之

契丹

契丹牙官可突干衆兵擊王娑固娑固敗奔營州唐都督許欽澹與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討之戰敗娑固李大酺

辛酉 開元九年
春正月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

梁公姚崇
進封九年

奚
毗伽可汗

骨為可突干所殺可突干立婆固從父弟鬱干為上遣使如唐謝罪帝赦可突干以鬱干為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魯蘇為饒樂都督

二月以宇文融為勸農使　監察御
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
偽甚衆請加檢括源乾曜贊成之
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
法以聞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
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
各從所欲過期不首謫徙邊州以
融充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
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
者競為刻急百姓苦之陽翟尉皇
甫憬上疏言之坐貶州縣希旨虛
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
十餘萬田亦如之
突厥遣使求和
夏四月勅舉縣令　敕京官五品以
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舉縣令一

初授太子
少保以疾
不拜卒是
亦謚文獻
三子彝异
奕　崇少
倜儻尚氣
節長乃好
學下筆成
章及病篤
遺令曰佛
以清靜慈
悲為本而
愚者寫經
造像冀以
求福昔周

求和於唐
帝賜書諭
以曩皆和
親華夷安
逸默啜無
信數寇邊
鄙人怨神
怒隕身喪
元今可汗
復蹈前轍
掩襲甘涼
隨遣求好
國家天覆
海容不追
往咎可汗
果有誠心

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

六月罷中都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秋七月蘭池州胡康待賓反王晙等擒斬之　初蘭池州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攻陷六胡州有衆七萬命朔方大總管王晙太僕卿王毛仲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共討之晙攻待賓擒之集四夷酋長腰斬之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攻銀城連谷張說掩擊大破之党項更與胡戰胡衆潰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

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虞實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永為後法

則共保遐福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違亦有以待可汗其審圖之

蘭池

蘭池州胡康待賓叛唐詔朔方大總管王晙等來討擒斬待賓

悉賊豈可殺已降而因奏置麟州以撫其餘衆

九月乙巳朔日食

康待賓餘黨復叛晙王晙為梓州刺史　待賓之反詔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與朔方大總管王晙討之晙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救知運還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晙不協晙所招降者知運縱兵擊之虜以晙為賣已由是復叛晙遂坐貶

梁文獻公姚崇卒

以張說同三品

以王君㚟為河西隴右節度大使

君㚟與郭知運皆以驍勇名為虜所憚至是知運卒君㚟自麾下代

平原公員半千

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起宋世為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賜姓員

半千初以武陟尉歷弘文館學

之

冬十二月罷諸王都督刺史召還

新作蒲津橋

安州別駕劉子玄卒　子玄即知幾也以字行初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造新曆及黃道遊儀　太史言麟德曆浸疏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曆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以候七政遣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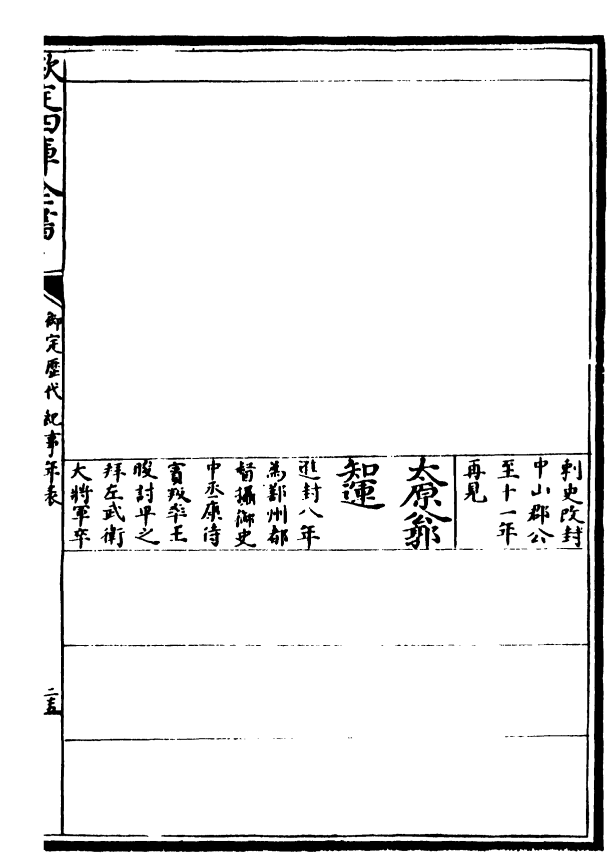
士眾封平原郡公表乞骸骨有詔聽朝朔望半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棄嵩山水自放至是遊兗山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即葬焉吏民哭野

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一尺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皆見

中山公主

晙

封清源縣男八年為朔方軍大總管蘭池胡康待賓叛詔郭知運與晙討平之進封清源公俄以待賓餘黨復叛貶晙為梓州



刺史改封中山郡公至十一年再見

太原郡

知運

進封八年為鄭州都督攝御史中丞康待賓叛奉王晙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卒

於軍追諡威子英傑英乂

壬戌

開元十年

春正月帝幸東都

夏四月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二軍三受降城以宰相張說兼領之

五月伊汝水溢漂溺數千家

六月博州河決

增制太廟為九室　增太廟為九室

遷中宗還太廟

秋八月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燕公張說　封十年為朔方節度大使以平康待賓餘黨功賜實封三百戶至十八年再見

楚公姜皎　封十年為

契丹　王鬱于帝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為燕郡公主妻之

吐蕃　是歲國小勃律王沒謹忙謹忙求救於唐

杖

秘書監姜皎流之欽州　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色衰愛弛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上密與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洩其言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杖而流之卒於道敕宗戚自非至親不得往還卜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北庭節度使張嵩擊吐蕃大破之

張說巡邊討康待賓餘黨平之奏罷邊兵二十萬人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彊寇奏罷二十

秘書監坐洩禁中語為嗣濮王嶠所紡杖流欽州道病卒後追贈吏部尚書仍賜封二百戶為祠享貴子慶初尚新平公主襲楚國公爵

河間公李

北庭節度使張嵩嵩遣珮勒副使張思禮救之晝夜倍道與謹忙合擊吐蕃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蘭池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

餘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埸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上乃從之

始募兵充宿衛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色役謂諸色雜徭役

冬十月復以乾元殿為明堂

十一月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十二月以永穆公主適王繇　敕以永穆公主下嫁資送如太平公主

湛

衆封十八年累遷左領軍大將軍卒

自稱可汗為唐張說所擒

突騎施

可汗蘇祿　帝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為交河公主嫁之

故事僧一行諫曰武后惟太平一女故資送特厚卒以驕敗奈何以為法乎上遽止之

癸亥

開元十一年

春正月帝北巡詔潞州給復五年以并州為太原府置北都

二月張嘉貞罷　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祐贓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遂左遷幽州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鄉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阜隸待之事往不可

中山公王晙

改封三年許州刺史王喬謀反晙坐黨與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晙貶蘄州刺史後遷定

吐谷渾

初吐谷渾畏吐蕃之強附之者數年至是帥衆降於唐唐河西節度使張敬忠撫納之

追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祭后土於汾陰　初上將幸晉陽張說言於上曰汾陰脽上有漢后土祠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為農祈穀上從之

晙王同慶為贊尉　坐為平遥令廣為儲偫煩擾百姓故也

以張說兼中書令

罷天兵大武等軍

三月帝至西京

夏四月以王晙同三品兼朔方軍節度大使

州復以戶部尚書為朔方軍節度使卒諡忠烈晙卒後信安王禕討奚於幽州告捷且言戰時士咸見晙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乃遣祭晙廟進諸子官

五月置麗正書院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秋八月敕州縣安集逃戶

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祔於太廟九室

冬十一月始置長從宿衛　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役使

十二月貶王晙為蘄州刺史

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　張説奏改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甲子 開元十二年

春三月以杜暹為安西副大都護

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暹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為之

夏五月停按察使

復以宇文融為勸農使宣制聽逃戶自首闕所在閒田隨宜收税毋得差科征役租調一皆蠲免遣宇文

澤王瓌

初澤王上金子義珣嗣澤王爵許王瓘告其假冒遂流義珣於嶺外以許王素節子瓌嗣王至是玉真公主表義珣

曹王㒟

故曹王明有三子俊傑備俊傑同被誅神龍初以傑子㒟為嗣曹王武后時諸王子孫或匿人間㒟保後備自南還

突厥

可汗默棘連遣臣哥解頡利發如唐請婚帝以其使者輕禮數未備不許明年頡利發辭歸帝厚賜而遣之

勅巡行州縣議定賦役

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

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出為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中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黙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

秋七月以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

溪州蠻覃行璋反以思勗為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

廢皇后王氏　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憂恚不安上猶豫不決者累歲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為后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

實上金斗
詔奪璆爵
復使義珣
嗣王

澤王義珣

故澤王上
金之子也
以玉真公
主之請復
使義珣嗣
王拜率更
令卒子滤
嗣

信安王禕

緘停肖封
而封備備
歷衛尉少
卿同正員
卒至是復
封肖肖卒
子戢嗣

申王撝

進封十五
年以司徒
卒贈謚惠
莊太子無
嗣詔以讓
帝子珣嗣
為懷寧王

謝颶

王特勒遣
使入奏言
去年五月
金城公主
遣使詣箇
失密國云
欲走師汝
箇失密王
從臣國王
備兵共拒
吐蕃王遣
臣入取進
止帝以為
然賜帛遣

及上名佩之事覺廢為庶人守一賜死廢后尋卒

八月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　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州先牒上勸農使然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融以斂終所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上令百僚議之公卿畏之皆不敢言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出為華州刺史

冬十一月帝如東都

羣臣請封禪　時張説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説

嗣江王二十年敕宗室勞繼為嗣王者並令歸宗乃以禪為信安王至帝天寶二年再見　徙封同安卒天寶中復以讓帝子琦嗣撝本名成義改名撝

濮國公繼

廣漢王裕　宗

嗣蜀王二十年以例改為廣漢王　武陽王皎之弟子也皎先遇害神龍初詔以繼宗嗣武陽之封

還

琇

王李彰干卒弟吐干襲位

不平

濮陽王徹
嗣密王八年以例改為濮陽王
至是以例降封澧國公

晉公王守一
封十二年累進太子少保襲父爵貶郴州別駕至藍田賜死

中山王琚
嗣趙王二十年以例改為中山王

許王瓘
嗣封二十年為衛尉卿時諂宗

室旁繼嗣王者皆改王歸宗璀以抑濬王上金子不得封累遷太子詹事卒

乙丑 開元十三年

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

更命長從宿衛為彍騎 總十二萬人分隸十二衛六番

慶王潭

制進封郯王十四年徙王慶始名嗣直至是改名潭至二十四年

曲江男張九齡

韶州曲江人初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

契丹

王李吐干與可突干復相猜忌攜公主奔唐不敢復還詔封遼

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　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承令在行中意怏怏上怒貶睦州別駕

三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子孫

夏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　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

遣使如突厥

秋九月禁奏祥瑞　上謂宰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紀有年敕自今州

再見

忠王浚 封陝王十四年徙王忠始名嗣昇至是改名浚至二十四年再見

棣[illegible] 封鄫王十二年徙王棣始名嗣真至是改

說為宰相與通譜孫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以左補闕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至二十八年再見

陽王留宿衛可突干立李盡忠之弟邵固為王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因從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將軍靜析軍經略大使

于闐 王尉遲眺陰結突厥

縣毋得更奏祥瑞

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　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藏匱中

十一月封泰山　車駕發東都百官四夷從行有司輦載供具數百里不絕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於是親祀昊天上帝於

名洽至二十四年再見

鄂涓　封十二年始名嗣初至是改名涓至二十四年再見

榮滉　封鄫王十二年徙王榮始名嗣玄至是改

及諸胡叛唐為唐安西副大都護杜暹所殺

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明日祭皇地祇於社首又明日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為天齊王張説多引兩省吏及所親攝事禮畢推恩往往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扈從士卒但加勲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

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　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垂拱以後潛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為閑廐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

名漼至二十四年再見

光王琚　以皇子始封至二十四年再見

儀王維　以皇子始封至二十四年再見

潁王澐　以皇子始

匹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車駕還幸孔子宅

至宋州　宴從官於宋州上謂張説曰封禪歷諸州懐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朕常寘之座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曰比有以酒餼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以丘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侍郎耀卿為定州刺史

十二月帝還東都

封至二十四年再見

永王澤

以皇子始封至二十四年再見

壽王清

以皇子始封至二十四年再見

延王洄

以皇子始封至二十

分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　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為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鬬死之人況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大有年　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

四年再見

盛王沐

以皇子始封至二十四年再見

濟王溢

以皇子始封至二十四年再見

丙寅

開元十四年

春正月命張說修五禮　說奏令之

岐王範

以岐王增

清水男季

元紘

契丹

唐立松漠

五禮貞觀顯慶兩書不同或未折
衷栄與學士討論刪改從之
夏四月以李元紘同平章事　元紘
以清儉著故用為相
張說罷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
之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
軍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
不合者好面折之惡宇文融之為
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
於是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
共奏說引術士占星徇私納賂敕
源乾曜等於御史臺鞫之事頗有
狀高力士言說有功於國上但罷
說中書令
岐王範卒
五月戶部奏今歲戶口之數　戶七

封十四年初以雍州
為太子太司戶參軍
傅卒贈謚累遷戶部
惠文太子侍郎至是
子瑾封河拜中書侍
東王　範郎同中書
好學工書門下平章
愛儒士無事封清水
嘗戲為盡縣男後以
禮與閻朝戶部尚書
隱等舊常致仕復起
飲酒賦詩為太子詹
相娛樂又卒謚文
聚書畫皆忠　元紘
世所珍者父道廣武
初惰亡禁后時同平

王李部回
為廣化王
以從甥陳
氏為東華
公主妻之

奚

唐立饒樂
王李魯蘇
為奉誠王
以成安公
主之女韋
氏為東光
公主妻之

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

八月魏州河溢

九月以杜暹同平章事

冬十月黑水靺鞨遣使入見

内圖書注放唐興縣訪稍稍復出藏秘府長安初張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竊其真藏於家易之既誅悉為薛稷取去稷又敗範得之後卒為火

章事封金城侯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得封物賙給親族宋璟嘗歎曰李公引宋遙之美黜劉晃之貪為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

遣使入朝帝以其國為黑水州仍為置長史以鎮之

渤海

王武藝欲遣弟門藝擊黑水靺鞨門藝力諫武藝怒乃遣從兄大壹夏代之將兵召欲殺之門

丁卯

開元十五年

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㚟追擊至青海西破之　初吐蕃致書用敵國禮帝怒張說曰吐蕃無禮誠宜誅

許公蘇頲

初襲父瓌許國公爵至是以禮

所焚

之德何以加之

吐蕃

是歲與唐都督王君㚟戰於青

突騎施

可汗蘇祿遣使入貢

藝閭道奔唐武藝上表固請殺門藝帝遣門藝於嶺南以報之

夫但連兵十年甘涼河鄯不勝其敝令其悔過求和顧聽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與君奐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奐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奐入朝果請深入討之會吐蕃寇甘州焚掠而歸君奐勒兵躡其後及於青海之西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奐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

夏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　上附苑城為十王宅以居皇子不復出閤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歲時通名而已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

部尚書卒謚文憲頲弱敏悟一覽至千言徹復誦初為紫微侍郎知制誥與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人哉昔

海畋續尋復攻陷瓜州

突厥

毗伽可汗遣使入貢吐蕃之攻瓜州也遺毗伽書欲與之俱毗伽幷獻其書於唐帝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為互市每

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綟　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以知女功至是以其絲賜貴近

秋七月冀州河溢

許文憲公蘇頲卒

九月吐蕃陷瓜州

盜殺王君㚟　河西節度王君㚟誣奏回紇四部謀叛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得直於是流其酋長回紇承宗等於嶺南承宗族子護輸合衆報仇會君㚟邀擊吐蕃於肅州護輸伏兵殺之

冬十月帝還西京

以蕭嵩為河西節度副大使　時王君㚟新敗河隴震駭嵩以裴寬為判官與君㚟判官牛仙客俱掌軍

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暨等世號燕許大手筆

晉昌伯王君㚟

為涼州都督破吐蕃於青海以功遷大將軍封晉昌縣伯俄而回紇寇甘

歲齎絲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

馬

回紇

酋長承宗族子護輸殺唐涼州都督王君㚟於甘州

政人心浸安嵩又奏建康軍使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為瓜州都督吐蕃大將悉諾邏威名甚盛嵩縱反間於其國云與中國通謀贊普誅之吐蕃由是少衰

州君㚟遇害贈特進荊州大都督以喪還京師詔張說刻文墓碑帝自書以寵之

戊辰

開元十六年

春正月猺南獠反命楊思勗封平之以宇文融充九河使　融請用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　說每

清源男

忠嗣

海賓之子也初吐蕃入寇海賓

吐蕃

是歲犯塞為唐將杜賓客所破

疏勒

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
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改獷騎為羽林飛騎
秋八月行開元大衍曆
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於祁連城
冬十一月以蕭嵩同平章事
十二月立長征兵分番酬勲法　敕
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
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
勲五轉
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戰死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授尚輦奉御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孫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及長帝與論兵應對蜚起帝器之曰後日爾為良將

唐遣大理正喬夢松攝鴻臚少卿冊國君安定為疏勒王

弑守代州別駕蕭嵩在河西數引為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讐志詔不得獨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閱武鬱標川

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畧陣斬獲甚衆嵩上其功累遷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至帝天寶元年再見

己巳

開元十七年

春三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褘攻吐蕃拔石堡城

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

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

徐王璀

初襲父茂爵開元中為宗正員外卿卒子

吐蕃

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帝

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 延年嗣
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
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墮廉恥
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
裁損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
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
日月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
夏四月禘於太廟　唐初祫則序昭
穆禘則各祀於其室至是太常少
卿韋縚等奏如此則禘與常饗不
異請序昭穆從之
五月復置按察使
杜暹李元紘源乾曜罷以宇文融裴
光庭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
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
相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唯諾署名

命朔方節
度使信安
王禕與河
西隴右同
議攻取諸
將咸以為
石堡險遠
難攻禕不
聽引兵深
入急攻拔
之分兵據
要害拓地
千餘里帝
大悅更命
曰振武軍

而已元紘議事異同更相奏列上
不悅貶暹荆州長史元紘曹州刺
史乾曜罷爲左丞相以融光庭同
平章事嵩兼中書令遥領河西

秋八月以帝生日爲千秋節　八月
五日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蕚樓
下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
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移
社就之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產
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將相
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
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
資吾不取也

禁私賣銅鉛錫　敕以人間多盜鑄
錢始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爲器

骨咄

王俟斤遣
子骨都施
入朝

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為市取

九月貶宇文融為汝州刺史　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傷百姓苦之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既而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有飛狀告融贓賄等事坐流巖州道卒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不盡如鉤

庚午

開元十八年

春正月以裴光庭為侍中

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初

燕公張說

以燕公增封八年為

吐蕃

贊普棄隸蹜贊請和

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

夏四月築西京外郭九旬而畢

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自隨者有升無降庸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

六月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 契丹王

開府儀同三司卒謚文貞子均垍埱均後襲爵 說敦氣節立然許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說善用人

於唐帝命皇甫惟明等使於吐蕃贊普大喜遣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

契丹

王李邵固復為臣可突于所殺可突于帥衆叛降突厥邵固妻

李邵固為可突干所殺可突干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然浚竟不行

之長乃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為文

洛水溢溺千餘家

冬十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奏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尚幼稚安能為此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弊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

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均尚寧親公主時說居中東

東華公主奔唐

奚

王李魯蘇及其妻東安公主奔唐

突騎施

遣使入貢帝宴之於丹鳳樓

護密

王羅真檀

辛未

開元十九年

內侍張元方使於吐蕃贊普大喜遣其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遂復敕附

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安陽公源

政均爲舍人榮盛冠時帝眷均厚即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垍以所賜誇均均曰此婦翁遺壻非天子賜學士也

吐蕃

入朝留宿衛

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至老彌篤如此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婚毛仲驕恣日甚福順倚其勢多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上由是不悅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棨戟奉使所過賂遺少者千緡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毛

乾曜

初以殿中侍御史累遷少傅封郿公至是帝幸東都乾曜以老疾不任陪扈卒贈幽州大都督　乾曜性謹重歷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為相十年

唐遣鴻臚卿崔琳使於吐蕃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詔與之贊普棄隸蹜贊尋遣大臣論尚它碑入朝請於赤嶺為互市許之

突厥

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産子三日
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
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
作三品耶力士歸奏之上大怒力
士因言北門奴官太盛不早除之
必生大患上恐其黨驚懼為變貶
毛仲福順等於遠州追賜毛仲死
自是宦官勢盛力士尤為上所寵
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決勢傾
内外

以詩書賜吐蕃　吐蕃使者稱公主
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
疏曰吐蕃國之寇讐資之以書使
知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
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
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

與張嘉貞
等同衆政
居中未嘗
廷議可否
事脱節唯
唯睠著務
為寛平悖
大君子識
焉

霍公王毛
仲
封十九年
為開府儀
同三司内

左賢王闕
特勒卒唐
賜書弔之

汎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

上躬耕於興慶宮側盡三百步

三月置太公廟　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冬十月幸東都

十二月殺嶲州都督張審素　或告審素贓汚制遣監察御史楊汪按之總管董元禮殺告者以兵圍汪會救兵至擊斬之汪遂奏審素謀反審素坐斬

淡苑中洛水六旬而罷

外閣廐監牧都使以罪貶瀼州别駕尋賜死毛仲四子皆貶遠州叅軍

壬申

開元二十年

春正月遣信安王禕將兵擊奚契丹大破之　以信安王禕為行軍總管戶部侍郎裴耀卿副之與幽州節度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玼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非畏我而遁乃誘我耳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戰大敗承玼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禕等大破奚契丹可突干遠遁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乃引兵還

二月癸酉朔日食

夏四月宴百官於上陽東州醉者肩

正平男裴光庭

以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封縣男明年再見

契丹

唐遣信安王禕等分道來擊契丹大敗可突干遂帥麾下遠遁

奚

信安王禕等來擊酋長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降唐禕引兵還

癸酉

開元二十一年

與以歸相屬於路
秋七月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
八月辛未朔日食
九月開元禮成　初令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卒蕭嵩繼之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從之至是書成上之號曰開元禮
冬十一月祀后土於汾陰十二月還西京　初蕭嵩奏自祠后土以來年穀屢豐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
是歲天下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

信壽

弘農公楊

骨咄

唐賜詩附歸義王充歸義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內

春正月遣大門藝討渤海不克
三月裴光庭卒
以韓休同平章事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為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有供奉侏儒黃䝤上常憑之以行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

以皇子始封至二十
隆禮
四年再見封二十一年以戶部尚書致仕

義王玭
以皇子始封至二十四年再見

宜陽子韓
卒子慎餘慎矜慎名

陳王漼
以皇子始封至二十四年再見

休
以尚書右丞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罷

豐王澄
以皇子始

遣使入貢

渤海
唐遣大門藝詣幽州發兵以討渤海王武藝武藝怨門藝不已密遣客刺門藝於天津橋南不死帝令捷捕賊黨盡殺之

曰鼎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撤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姦章汝亦無憂有頃京兆奏其狀上即叱出杖殺之

閏月幽州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敗死

夏六月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擢用　時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秋七月乙丑朔日食

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蕭嵩韓休罷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

封至二十四年再見

恒王潓

以皇子始封至二十四年再見

梁王漎

以皇子始封至二十四年再見

汴王滔

以皇子始封至二十

萬工部尚書累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謚文忠子浩洽洪泫浞渾洄

正平男裴光庭

封二年以侍中卒謚忠憲子稹

吐蕃

金城公主表請立碑赤嶺以分唐與吐蕃之境帝許之

契丹

唐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將精騎一萬及降奚擊契丹契丹可

復張九齡同平章事　休數與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采訪使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劒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四年再見

突干之衆來合戰奚持兩端散走保險唐兵不利英傑戰死

以楊慎矜知太府出納　楊隆禮為太府卿二十餘年前後莫能及至是致仕上以其子慎矜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甲戌 開元二十二年

春正月幸東都

二月秦州地震　壓死四千餘人遣蕭嵩賑恤之

夏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　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議之耀卿等曰一啟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

薛王業

以薛王增封二十二年位司徒卒贈謚惠宣太子十一子其開者璞瑒瑁

魏侯杜暹

為戶部尚書帝東幸以暹為京留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浚池督役

契丹

可突干連年犯塞屢為唐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所破可突干困迫遣使詐

惡吏甚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陰為內助

上芟麥於苑中 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秋七月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輸場 初上以關中久雨穀貴將幸東都召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若使租米悉輸東都而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而無水旱之憂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

帝後追思不少懈帝業引見璲間嘉之數等詔共賜賜書襃勞實封千戶進禮部尚璲榮安王書封魏縣瑒榮陽王侯至二十琄嗣薛王八年再見

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執撫之悔至而契丹初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以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遂斬王屈烈及可突干帥眾降

在停留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上深然之至是以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千錢耀卿以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

唐

突厥

毗伽可汗為大臣梅錄啜毒死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

糶卿糴之糶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

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夫 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為侍中多往來恒山中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為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後卒好事者以為尸解上由是頗信神仙

冬十二月戊子朔日食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

置病坊　禁京城匄者置病坊以廩之

乙亥

開元二十三年

春正月耕籍田御樓酺宴　上耕籍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上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服其高

三月張瑝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

契丹

初李過折殺其王屈烈至是過折入朝獻捷制以過折為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未幾過折為其下涅

以復父讐勑杖殺之　初汪既殺
張審素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
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
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
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
子稚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
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
不可上然之乃下勑曰國家設法
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
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有限極宜付
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為作哀誄
斂錢葬之

秋　七月加咸宜公主實封千戶　唐
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太平公主
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
來皇妹千戶皇女半之以三丁為

禮所殺并
其諸子一
子刺乾奔
安東得免
涅禮上書
於朝言過
折用刑殘
虐衆情不
安故殺之
帝赦其罪
因以涅禮
為松漠都
督且賜詔
責之

奚

限戒言其太濟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且欲使之知儉嗇耳至是以武惠妃女咸宜公主將下嫁始加至千戶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

冬閏十月壬午朔日食

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　蜀州司戶玄琰之女也

丙子

開元二十四年

春正月敕聽逃戶自首　敕天下逃戶盡今年內自首有舊業者還本貫無者俟進止踰限不首搜配諸

慶王琮

徙封十二年初名嗣直改名潭

豐王珙

封四年初名滉至是改名珙至

是歲突厥引兵東侵奚奚王李歸國與契丹涅禮擊破之

突騎施

是歲侵北庭及安西撥換城

契丹

唐平盧討擊使安祿山來討敗

軍
二月頒令長新戒
皇太子更名瑛
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　舊制考
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陵侮之
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敕
委禮部侍郎
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
奚契丹敗績　守珪使祿山討奚
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
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
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
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
惜其才敕之九齡固爭曰失律喪
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
必為後患上竟赦之祿山本營州

至是又改琮至帝天寶十一載再見

忠王璵　徙封十二年初名嗣昇改名浚至是又改璵至二十六年再見

棣王琰　徙封十二年初名嗣

代宗廣德元年再見

恒王瑱　封四年初名漼至是改名瑱

梁王璿　封四年初名澄至是改名璿至代宗大歷九年再見

汴王璥

之

奚
唐有史卒干者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為奚遊奕所得欲殺之卒干紿曰我唐之和親使也奚王遂命其將瑣高隨卒干入朝卒干將至平

雜胡初名阿犖山母再適安氏冒
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
思順逃來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
之養以為子又有史窣干者與祿
山同里閈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為
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
悅之賜名思明

六月增宗廟籩豆數加母黨服　上
因籍田赦令有司議增宗廟籩豆
之數及服紀未通者太常卿韋縚
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兵部侍
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曰聖人知
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
之節制同歸於古今取甘肥皆充
祭用既踰於制其何限焉若以今
之珍饌平生所習於神無方何必

真改名洽
至是又改
瑛

鄂王瑤

封二十二
年初名嗣
初改名涓
至是又改
瑤

榮王琬

徙封十二
年初名嗣
玄改名滉
至是又改

封四年初
名滔至是
改名琰以
右千牛衛
大將軍卒
謚哀

清河公崔

隱甫

拜東都留
守封郡公
卒贈益州
大都督謚
忠始帝欲
相隱甫也

虜先使人
謂軍使裴
休子曰奚
使瑣高與
精銳俱來
聲云入朝
實欲襲軍
城宜謹為
之備先事
圖之休子
乃具軍容
出迎至館
悉阬殺其
從兵執瑣
高送幽州

況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盃按當
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箏笛當奏
矣既非正物後嗣何觀君子愛人
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
章太子賓客崔沔曰祭祀之興肇
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
未有麴糵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
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敬不敢
廢也國家清廟禮饌用周制也園
寢上食遵漢法也職貢來祭致遠
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躬稼所
收蒐狩所獲薦而後食盡誠敬也
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有
司無或簡怠不必加籩豆之數也
上固欲增之縚又奏每室加籩豆
各六實以新果珍羞從之縚又奏

琉

光王琚

封十二年初名琚至是改名琚明年再見

儀王璲

封十二年初名湝至是改名璲至代宗永泰元年再見

見

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嘗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隱甫所至潔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强正稱云

隴西公

突騎施

王遣臣胡禄達干如唐請降帝許之

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崔沔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外加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以為成法勑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録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録上之賜書褒美

冬十月帝還西京　先是勑以來年二月還西京會宮中有怪上召宰

潁王璬　封十二年初名澐至是改名璬至德宗建中四年再見

仙客　以節度使代信安王禕為朔方行軍大總管封郡公明年再見

永王璘　封十二年初名澤至是改名璘

趙城侯裴耀卿　以侍中罷為尚書左丞相封趙城侯至帝

壽王瑁　封十二年

相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以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旨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農但應蠲所過租税而已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行從之

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欲賞其勤賜之

初名清至天寶二年是改名琄再見至代宗大歷十年再見

延王玢

封十二年初名泗至是改名玢至德宗興元元年再見

盛王琦

封十二年

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說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乃賜仙客爵食實封三百戶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初上欲以林甫為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　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

初名沐至是改名琦至代宗廣德二年再見

濟王環

封十二年初名溢至是改名環

信王理

封四年初名沔至是改名理

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上大怒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為慶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旦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揺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

儀王玭　封四年初名洮至是改名玭

陳王珪　封四年初名漼至是改名珪

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炅刺岐州故林甫怨挺之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而以林甫為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為洛州刺史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

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暹嘗上書言事黜為下邽令自是諫爭絕路矣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勢位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丁丑

開元二十五年

春正月初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

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

鄂王瑤 改名二年廢為庶人 賜死

光王琚

廣平公宋璟 封二十一年初以尚書右丞相

契丹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破契丹於捺祿山

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荊州長史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撲於殿庭絶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長史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楊洄又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搆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廢為庶人尋賜死

五月流夷州刺史楊濬於古州

募丁壯長充邊軍　敕以方隅底定

改名二年廢為庶人賜死

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至是卒諡文貞六子昇尚澤恕華衡　璟風度疑遠人莫測其涯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張嘉貞後為相閱堂按見其危言切

新羅

王興光卒子承慶襲位

吐蕃

唐河西節度使崔希逸遣使謂吐蕃邊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何必置兵請皆罷之乞力徐曰

令中書門下量軍鎮閑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詔選宗子補官

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太盛烏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輔故有是命

九月行和糴法停江淮運 先是西河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獻策請推之關中救以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運租自是關中

譏未嘗不失聲歎息云

晉公李林甫

以兵部尚書兼中書令封晉國公至帝天寶十一載再見

豳公牛仙

常侍言必不欺萬一奸人文飾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布達固請與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於唐詔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帝甚怒會布達傔人孫誨

蓄積羨溢不復幸東都矣
以王璵為祠祭使　上頗好鬼神以
太常博士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
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
宋璟卒
十二月惠妃武氏薨追謚貞順皇后
復以明堂為乾元殿

客
封隴西公
二年進封
豳國公至
帝天寶元
年再見

入奏事言
吐蕃無備
請掩擊必
大獲帝命
內給事趙
惠琮與誨
往察事宜
惠琮至矯
詔令希逸
襲之希逸
不得已發
兵與吐蕃
戰大破之
乞力徐脫
身走惠琮
及誨皆受

戊寅

開元二十六年

春正月以牛仙客為侍中
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夏六月立忠王璵為太子　李林甫
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
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
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
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
未定耶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
誰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

忠王璵

徙封十四
年立為皇
太子初改
名璵二十
七年改名
紹後又改
亨即大位
是為肅宗

辱賞吐蕃
復絕朝貢
希遷自念
失信愧恨
而卒

南詔

其先本哀
牢夷地居
姚州之西
東南接交
趾西北接
吐蕃蠻語
謂王曰詔
先有六詔
曰蒙舍曰

定輿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
及絳紗袍輿嫌與至尊同稱表請
易之於是停中嚴改辦日備易絳
紗袍爲朱明服故事太子乘輅至
殿門至是輿不就輅步而入

秋九月丙申朔日食

贬王昱爲高要尉　初吐蕃陷安戎
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
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
側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
安戎城昱衆大敗脫身走資仗皆
没由是贬死

冊南詔爲雲南王

冬十月作行宮於兩都間凡千餘間

置龍武軍　分羽林置龍武軍以萬
騎營隸焉

蒙越曰越
析曰浪穹
曰樣備曰
越澹兵力
相埒莫能
相壹蒙舍
最在南故
謂之南詔
高宗時蒙
舍細奴邏
初入朝細
奴邏生邏
盛邏盛生
盛邏皮盛
邏皮生皮
邏閣皮邏

閤浸强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洱河蠻之功賂唐劒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昱為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皮邏閤名歸義冊封為雲南王於是徙居太和城

突騎施

可汗蘇祿爲部下莫賀達干所殺先是都摩度與莫賀達干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啜爲吐火仙可汗以收撫餘衆與莫賀達干相攻

莫賀達干告於唐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帝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怛邏斯城相與連兵以拒唐

渤海
王武藝卒子欽茂立

吐蕃
初克安戎城而據之唐屢攻之不克至是劍南節度使王昱求攻吐蕃發兵救之昱衆大敗

己卯

開元二十七年

夏四月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李林甫為吏部尚書總文武選事

六月貶張守珪為括州刺史　幽州將趙堪白真陀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邀叛奚餘黨知義不從白真陀羅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以克獲聞事頗洩上令內謁者監牛仙童往察之守珪重賂仙童歸罪於白真陀羅逼令縊死衆宦官疾仙童發其事上怒杖殺之守珪坐貶

秋七月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擊突騎施擒其可汗骨啜

徐王延年

初襲父璀爵至是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將以女嫁之為右相李林甫劾奏貶文安郡別駕終餘杭司馬國除永泰初延年壻黔中觀察使趙國珍言

突騎施

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攻碎葉城突騎施可汗吐火仙出戰敗走為嘉運所擒

吐蕃

吐蕃侵白草安人等軍為唐隴右節度使

追謚孔子爲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爲公侯伯　按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褒成侯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之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謚

冬十二月更定禘祫之制　初睿宗喪既除祫於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太常以爲祭數則黷請停祫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祫一禘從之

諸朝詔以其子諷嗣王

蕭炅所破

拔汗那

王阿悉爛達干助唐平吐火仙唐拜爲奉化王

處木昆

鼠尼施

弓月

以上諸部先隸突騎

施者至是皆帥衆內附仍請徙居安西管內

庚辰

開元二十八年

春正月荆州長史張九齡卒

三月丁亥朔日食

以阿史那昕為十姓可汗

夏六月以蓋嘉運為河西隴右節度使　嘉運來獻捷上嘉其功故有是命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裴耀卿曰嘉運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酣宴朝夕殆非憂國愛

魏侯杜暹

封七年以禮部尚書卒謚貞孝　暹五世同居事繼母孝謹為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

始興伯張九齡

初封曲江男進爵始興伯至是卒謚文獻子拯　九齡體弱有縕藉故事

突騎施

唐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吐火仙至是俘吐火仙獻捷帝赦吐火仙罪以為左金

人之心乞速遣進塗嚴加訓勵上
乃趣嘉運行已而竟無功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發關中兵救
之　初劒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
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團練副使章
仇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
可取上悅之以宥為光祿卿兼瓊
為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
蕃結謀開門納唐兵盡殺吐蕃將
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至
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兵救之吐
蕃引去
十一月立莫賀達干為突騎施可汗
是歲戶口之數　戶八百四十一萬
二千八百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
三千六百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

瞌之遇爲
受百審衆
歎曰昔清
更受一大
錢何異哉
其為人少
學術故當
朝議論時
時失淺薄
然能以公
清勤約自
將自弱冠
譽不通親
友獻道以
終身既卒
尚書省及

公卿皆指
芻於帝而
後乘馬九
齡獨常使
人持之因
設芻囊帝
初以九齡
忤旨逐之
然愛重其
人每宰相
薦士輒問
曰風度得
如九齡不
乎卒後天
下稱曰曲
江公而不

吾大將軍
嘉運請立
阿史那懷
道之子昕
為十姓可
汗從之尋
以昕妻李
氏為交河
公主突騎
施莫賀達
干聞阿史
昕為可汗
怒曰首誅
蘇祿我之
謀也今立
史昕何以

滿三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寸兵

故吏致賻名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遲素志云

高邑伯李尚隱

初封高邑縣男進爵為伯至是以太子賓客卒謚貞

尚隱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摯失名所發當也素議

賁我邊帥諸部叛唐乃立莫賀達干為可汗使統突騎施之衆命蓋嘉運招諭之俄而莫賀達干降唐

吐蕃

唐劒南節度使王昱攻安戎城既敗至是

歸重仕官未嘗以過謫惟刻詆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云

章仇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吐蕃尋使安戎城及維州唐發關中

兵救之吐蕃引還唐以安戎曰平戎是歲金城公主卒吐蕃告喪且請和帝不許

石

開元初封莫賀咄吐屯有功爲石國王至是又冊拜順義王

辛巳

開元二十九年

春正月立賑饑法　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　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盩厔迎置興慶宮

六月吐蕃入寇　吐蕃四十萬入寇至安人軍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

秋七月洛水溢溺死者十餘人

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帝左右至平

寧憲　徙封二十三年卒追謚讓皇帝子十九人其開者璡莊琳瑀璡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封汝陽王歷太僕卿與賀知章等善卒贈太子太師

豳守禮　徙封三十二年卒贈太尉子承宏廣武王承寧嗣豳王承寀燉煌王

石　王伊捺吐屯屈勒上書於唐言大食為諸國患請封之帝不許

吐蕃　是歲侵安人為唐渾崖峯騎將臧希液所破尋屠達化縣陷石

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又賂採訪使張利貞利貞盛稱之上乃以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冬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追諡曰讓皇帝　憲卒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表述先志固讓不許

十二月吐蕃陷石堡城

嗣封莊封濟陰王琳以秘書監為嗣寧王瑀累封漢中王　憲性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益信重憲生日帝必幸其第為壽往往留宿居常無日不賜道尚食總監

堡城唐兵不能禦

突厥

遣使如唐告登利可汗之喪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登利患兩殺之專與母謀誘右殺斬之自將其衆左殺判

及四方所獻酒醪異饌皆分餉之憲嘗請歲盡錄賜目付史官必數百紙後有疾護醫將膳騎相望也

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之子為可汗俄為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尋又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唐以突厥內亂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

壬午

天寶元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

以安禄山為平盧節度使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兹城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

清和公李適之　以刑部尚書代牛仙客為左相封縣公至六載再見

豳公牛仙客

葛邏禄拔悉密等部落

突厥

骨咄葉護為拔悉密回紇葛邏禄三部所殺共推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禄自為左右葉護突厥

韋靺鞨治營州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嶺南五府經畧綏靜夷獠治廣州此外又有長樂經畧福州領之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疋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矣

穿三門運渠

羣臣請加尊號　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

進封六年以左相卒謚貞簡

清源公王忠嗣

封清源縣男十五年爲朔方節度使以破突厥功進爵爲公至六載再見

臨潁侯陳

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爲西殺唐遣使諭烏蘇內附烏蘇不從唐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乃遣使說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使攻烏蘇忠

賓守從之

二月饗玄元皇帝於新廟翌三日饗太廟翌二日合祀天地於南郊

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丞相改爲僕射東北都皆爲京州爲郡刺史爲太守

以田同秀爲朝散大夫　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爲也間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見玄元皇帝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敕使往掘亦得之東京留守王倕知其詐按問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也

三月以韋堅爲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别置

希烈

以門下侍郎俄兼崇玄館大學士封臨潁侯至十二載再見

韋城男韋堅

以長安令遷陜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

嗣因出兵擊之取其右廂突厥西葉護阿布思等帥部衆千餘帳相次内附突厥遂微

突騎施

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昕唐發兵納之於突騎施

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使封縣男之妃兄也皆江淮租運歲增巨萬至六載再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見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

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詹事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賓詹分務東洛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詹事

至俱蘭城為莫賀達干所殺突騎施大纛官都摩度內附詔以為三姓葉護

南蠻

王頡吉里匐先附吐蕃至是遣使降唐

吐蕃

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意甚厚盍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吒久之亦以為員外詹事

秋七月癸卯朔日食

牛仙客卒以李適之為左相

突厥阿布思來降

唐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嶺等軍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營三萬餘衆斬獲五千餘級河西節度使王倕奏破吐蕃漁海及遊奕等軍

回紇

癸未

天寶二年

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

信安王禕

徙封二十年初以太子少師致仕至是還

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賜爵奉義王	
石	王子那俱車鼻施唐封為懷化王賜鐵券
挹怛	漢大月氏種也俗類突厥天寶中遣使朝

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奭為首祿山言於上上召入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皋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

廣運潭成加韋堅左散騎常侍　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

太師未拜卒子峘嶧峴峘封越國公　褘少有志尚事繼母謹撫異母弟祇以友稱治家嚴教子有法度故峘嶧峴皆顯

趙城侯裴耀卿

貢於唐

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珍寶仍進輕貨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射卒贈太加堅常侍吏卒褒賞有差賜其潭名廣運

封八年以尚書右僕子太傅諡文獻子綜

甲申

天寶三載

春正月改年為載

二月海賊冦台州遣河南尹裴敦復討平之

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寛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夏五月河西軍擊突騎施斬莫賀達干更立骨咄祿為可汗

突騎施

莫賀達干為唐河西節度使夫蒙靈詧所殺更請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唐冊拜骨

秋八月突厥亂冊立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

九月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　初上以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慎矜屈附於已復以為中丞

冬十二月貶裴寬為睢陽太守　戶部尚書裴寬素為上所重李林甫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台明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為屬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告之裴寬由是坐貶

始祀九宮貴神　初術士蘇嘉慶言

咄祿毗伽為十姓可汗

寧遠

本拔汗那國至是詔改號寧遠以宗女為和義公主嫁寧遠奉化王阿悉爛達干

突厥

烏蘇可汗

避甲術有九宫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太清宫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

初令百姓十八為中二十三成丁

為拔悉密所殺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匐白眉特勒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薩河内山破其左廂阿波達干等十一部

右廂未下

回紇

回紇與葛祿邏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拔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如唐言狀帝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

乙酉

天寶四載

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上謂宰臣

吐蕃

唐隴右節

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犍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

曰朕於宫中爲壇爲百姓祈福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羣臣表賀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軍中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

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爲貴妃　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别娶郎將韋昭訓女潜内太真宫中宫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

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於石堡城爲吐蕃所敗副將褚詡戰死

契丹

王李懷節唐以外孫獨孤氏爲靜樂公主嫁之尋殺公主叛唐爲唐安禄

是冊為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從軍於蜀貧不能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瓊引為采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子能為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釗本末釗儀觀甚偉言辭敏給兼瓊見之大悅即辟為推官使獻春綵於京師臨蜀貨直萬緡釗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諸妹分以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引釗

山所破

奚

王李延寵帝以甥楊氏為宜芳公主嫁之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叛唐為祿山所破

見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
軍
九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為
租庸轉運使
安祿山封奚契丹破之
冬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　祿山
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
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
以王鉷為京畿采訪使　初鉷為戶
口色役使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
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使市輕貨
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
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
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
除王鉷皆以為避課六歲之外悉
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

回紇

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突厥

丙戌

所折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中外歎怨至是以為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摴蒱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強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

天寶五載

春正月貶韋堅為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州太守　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

鄭公張暐

封三十四年位特進卒年九十子履冰李

白眉可汗為回紇所殺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衆降唐於是北邊宴然烽燧無警矣

契丹

酋長楷落唐封為恭仁王

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良
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
潭南男房
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
已謂適之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
瑠宮
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而與韋堅
益親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少好學風
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已禍欲動度沈雅以
搖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為蔭補弘文
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生與呂向
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倚隱陸渾
矜窺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山十年不
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諧際人事
景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開元中作
太子枚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鞫之封禪書說
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宰相張說
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說奇之奏

奚

酋長娑固
唐封為昭
信王

表請與妃離昏

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馬求市由是胡馬少官兵益壯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為校書郎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事貶睦州司户參軍復為縣所至以治最顯至是試給事中封漳南縣男至甫宗至德二載再見

夏四月李適之罷　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霅嘗召客客畏李林甫無一人敢往者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奸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北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温鞫之

温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敕捕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宥之始太子文學薛嶷薦温才上召見顧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果薦温於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羅希奭者為吏深刻林甫引為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

諸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巳

五月壬子朔日食

秋七月敕左降官日馳十驛以流貶人在道逗遛故有是敕自是左降官多不全矣

加嶺南經畧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爲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爲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茘枝歲命嶺南馳驛

致之審以妬悍不遜送歸兄銛之第是日帝不懌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横被捶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凡百餘車帝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繚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冬十二月殺驍衛兵曹柳勣贊善大夫杜有鄰　有鄰女為太子良娣其長女為勣妻勣性疎狂好功名

喜結交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北海太守李邕皆與定交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搆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吉溫鞫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皆杖死太子亦出良娣為廢人

丁亥

天寶六載

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江華司馬王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快快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欲因事除之因別遣羅希奭按邕與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

趙公王琚

封三十五年初為李林甫所劾削封階貶江華司馬至是自殺後復官爵

小勃律

初國王沒謹忙卒子難泥立卒兄麻來兮立卒蘇失利之立吐蕃以女妻之故其旁

耳邑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
賜皇甫惟明韋堅等死希奭所過
殺遷謫者李適之仰藥瑶自縊適
之子霅迎喪至東京林甫令人誣
告殺之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
貶宜春太守林甫恨韋堅不已遣
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收
繫綱典船夫徵剝逋負延及鄰伍
死者甚衆至林甫卒乃止
除絞斬條　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
斬者皆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
殺之
令天下爲嫁母服三載
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上欲
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
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

清和公主
適之
封六年初
以太子少
保罷坐韋
堅黨貶宜
春太守至
是自殺子
霅同時遇
害
清源公主
也嗣

二十餘國
皆附吐蕃
至是唐以
高仙芝爲
行營節度
使將萬騎
討之仙芝
執小勃律
蘇失利之
及吐蕃公
主歸京師
詔改其國
號歸仁置
歸仁軍帝
赦蘇失利
之不誅拜

斥其奸惡建言舉人早賤恐有俚言污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具名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以野無遺賢上表稱賀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詗朝廷指趣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

封六年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固辭詔許之尋以罪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卒

弘農楊慎矜

襲封十五年為戶部侍郎王鉷告慎矜為

右威衛將軍賜紫袍黃金帶留宿衛

識匿

王跌失加延從討小勃律戰死唐擢其子都督左武衛將軍給祿居蕃

都盤

王謀思健

臣愚鄙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獨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銛姊弟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夏

四月王忠嗣解河東朔方節度使李林甫以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忠嗣固辭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隋煬帝孫謀復祖業賜死後復官爵

韋城男韋

堅

[illegible]封六年為[illegible]夏別駕賜死貶所子諒

摩訶延遣使入朝唐封為順化王

勃達

王摩訶沒斯遣使入朝唐封為守義王

阿沒

王俱那胡祝遣使入朝唐封為恭信王

冬十月如驪山温泉名其宫曰華清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　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翰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畧為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上

沙蘭
王甲路斯威遣使入朝唐封為順禮王

羅利支
王伊思俱習遣使入朝唐封為義寧王

怛滿
王謝没遣使入朝唐

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悅之以為隴右節度使而召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寃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為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寃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

殺戶部侍郎楊慎矜　慎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滋忌之慎矜與王鉷父中表兄弟也故引鉷入臺及鉷遷

封為奉順王　都盤以下六國見大食傳內

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慎矜不之覺也嘗與之私語讖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避亂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誘使圖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楊釗盧鉉同鞫之使吉溫捕敬忠於汝州還鞫慎矜引以為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使盧鉉入長安搜其家鉉袖讖書入闇中出詬曰逆賊深藏秘記以示慎矜慎矜歎曰吾不畜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於是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連坐者數十人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驍勇善騎

射眾官四鎮節度副使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以仙芝爲行營節度使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至連雲堡破之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出取繒帛稱敕賜之其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娑夷藤橋甫畢而吐蕃救至娑夷即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期年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仙芝署封常清判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

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遥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

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戊子

天寶七載

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牛仙客知上厭巡幸乃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積蓄稍豐上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

柳城公安

祿山

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帝感開邊祿山乃給奚契丹為設會飲以莨菪酒醉而阬之動數千

吐蕃

唐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為翰所破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罪上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五月羣臣上尊號

賜安禄山鐵券

以楊釗判度支事　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

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　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宫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與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上所賜與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

人函其首長之首以獻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至九載再見

南詔

雲南王歸義卒子閤羅鳳嗣帝以閤羅鳳子鳳迦異為陽瓜州刺史

碎葉

碎葉出安西西北千里所得勃達嶺南抵中國北突

己丑

賞勳騎千萬旣咸見他人有勝已者輒毁而改爲犹國尤爲豪蕩

改會昌縣曰昭應　或言玄元皇帝降於華清宮之朝元閣故也

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應龍城

天寶八載

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爲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上由

騎施南鄙也東曰熱海地寒不凍西有碎葉城至是唐北庭節度王正見伐安西毁之

吐蕃

唐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攻破吐蕃石堡城以石堡城

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璋 奉璋
告李林甫罪二十條未達林甫諷
御史逮捕以為妖言杖殺之
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先是折
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
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
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日壞死
亡不補器械耗散略盡府兵入宿
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
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
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
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
沒其財由是應為兵者皆逃匿至
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
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

為神武軍又於劍南西山索磨川置保寧都護府

突騎施

唐冊移撥為突騎施十姓可汗

護密

王羅真檀入朝請留宿衛詔許之拜左武

而已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
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
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
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
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猛
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
備矣
六月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諡　太白
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
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
王鉷求獲之上以符瑞相繼上聖
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高祖諡曰
神堯太宗曰文武高宗曰天皇中
宗曰孝和睿宗曰玄貞帝曰大聖
皇帝后曰順聖皇后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翰帥

衛將軍

吐火羅
葉護失里
怛伽羅遣
使表稱朅
師王親附
吐蕃困苦
小勃律鎮
軍阻其糧
道臣思破
凶徒請發
安西兵以
來歲正月
至小勃律
六月至大

兵六萬攻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貯糧食積木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岩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拔之士卒死者數萬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應龍城吐蕃大集戍者盡沒

羣臣請加尊號凡十二字

始禘祫於太清宮

勃律詔許之

庚寅

天寶九載

春正月羣臣請封西嶽許之

二月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

東平王安祿山　封柳城郡

南詔

唐判官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

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關中旱西嶽祠災制罷封祀

夏四月流宋渾於潮陽 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為畫代林甫執政之策御史中丞宋渾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 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

求殷周漢後嗣韓介酅公 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魏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

公三年進爵東平郡王至十五載再見

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閤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

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集賢院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酅公　韓介酅初封魏周隋之後三國名

冬十月得妙寶真符　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

安祿山入朝　祿山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於昭應祿山至戲水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上幸望春宮以待之祿山獻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

罪閣羅鳳忿怨是歲發兵叛唐攻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竭師

王勃特沒為唐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所執唐詔立勃特沒之兄素迦為竭師王

山於上谷鑄錢五壚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制追復張易之兄弟官爵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官其子

賜楊釗名國忠　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改之也

南詔反陷雲南郡

吐蕃

唐隴西節度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以難得為白水軍使

石

唐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偽與石國約和引兵襲

之唐國王及部衆以歸仙芝性貪掠得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其餘口馬雜貨稱是皆入其家 瑟瑟碧珠也

辛卯

天寶十載

春正月免駙馬程昌裔官 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

寶雲翁

仙芝

初為安西

南詔

唐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兵八萬

馬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
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
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命有司
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
窮壯麗不限財力令中使護作敕
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置酒
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
之遊晏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
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
繡為大襁褓裹之使宮人以綵輿
舁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
兒對上賜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
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
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
不疑也

節度使高
朅師及石
國王至是
入朝獻俘
加開府儀
同三司尋
以仙芝為
河西節度
使代安思
順思順諷
羣胡剺面
請留己制
復留思順
於河西更
拜仙芝為
羽林大將

討南詔南
詔王閤羅
鳳遣使謝
罪請還所
俘掠城雲
南而去仲
通不許囚
使者進軍
至西洱河
與戰大敗
士卒死者
六萬人仲
通僅以身
免閤羅鳳
遂北臣於
吐蕃吐蕃

高仙芝入朝加開府儀同三司

以安禄山兼河東節度使　戸部郎中吉温見禄山有寵約為兄弟說禄山曰李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兄若薦温於上温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禄山悦其言數稱温才於上會禄山領河東因奏温為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禄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禄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温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禄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

軍封密雲郡公至十四載再見

太原公王鉷

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栽接使封縣公明年再見

號曰東帝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

突騎施

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
據牀曰我死矣
夏四月劒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
詔蠻敗績制復募兵以擊之　仲
通討南詔與戰大敗南詔王閤羅
鳳遂北臣於吐蕃制復募兵以擊
之人聞雲南多瘴癘莫肯應募楊
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所
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國忠奏
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
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高仙芝擊大食敗績
秋八月府庫火燒兵器三十七萬
安祿山討契丹大敗
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劒南節度使

突騎施可
汗及吐蕃
酋長為唐
高仙芝所
擒獻於朝

大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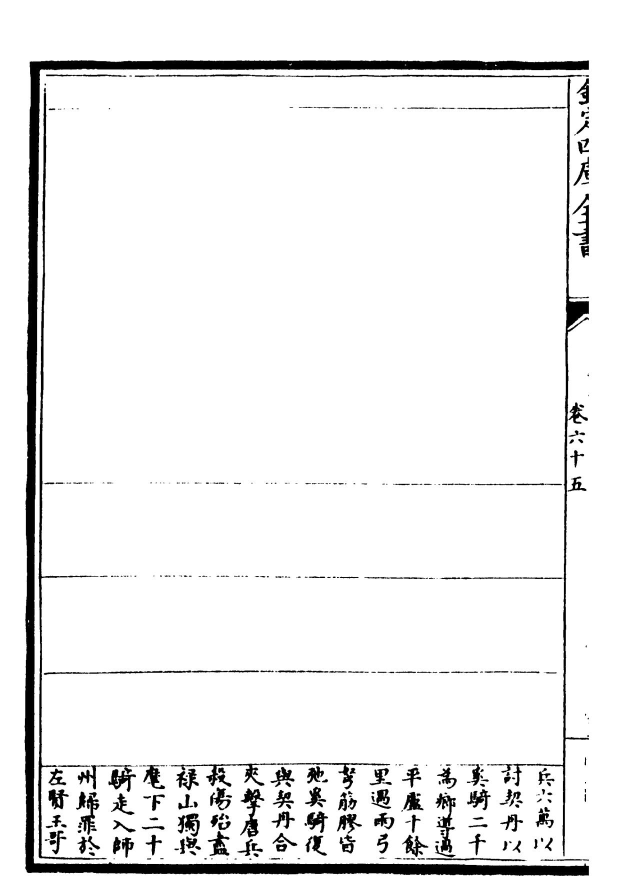
唐節度高
仙芝之虜
石國王也
石國王子
逃詣諸胡
告仙芝欺
誘貪暴之
狀諸胡皆
怒潛引大

食欲共攻四鎮仙芝將兵三萬擊之深入七百餘里與戰大敗士卒死亡畧盡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別將段秀實詬之曰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己棄衆不仁也幸而

得達獨無媿乎嗣業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俾俱免還至安西言於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為己判官

契丹

唐河東節度使安祿山將三道



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爲鄉導過平盧千餘里遇雨弓弩筋膠皆弛奚騎復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祿山獨與麾下二十騎走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

解兵馬使烏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祿山還至平盧麾下皆亡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鄉使早出已與

壬辰

天寶十一載

春二月以粟帛庫錢易惡錢　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不以為便衆共遮國忠馬自言國忠為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

三月安祿山擊契丹

改吏兵刑部為文武憲部

夏四月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鉷伏誅　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

慶王琮

以慶王更名十七年為河東節度使卒後贈謚靖德太子進奉天皇帝無子以太子瑛子倲嗣王

曹韋

哥解并斬

矣

契丹

唐安祿山發蕃漢步騎二十萬奏請李獻忠俱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獻忠叛歸漠北遂頓兵不進

突厥

為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畏避之然鉷事林甫謹林甫雖忌其寵不忍害也鉷弟戶部郎中銲凶險不法鉷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上以告狀面授鉷使捕之鉷意銲在縡所先遣人召之日晏命賈季鄰等捕縡縡帥其黨格鬬會高力士引禁軍至擊斬縡捕其黨皆擒之國忠白上鉷必預謀上以鉷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為之辯解上乃命特原銲不問使國忠諷鉷表請罪之鉷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鉷大逆當誅敕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鉷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有

以左司樂兵曹參軍襲父戒晝王爵

晉公李林甫

封十六年位右相時有疾會帝幸華清宮詔以馬舉從御醫珍膳繼至詔旨存問中

初突厥阿布思降唐帝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畧不為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俱擊契丹獻忠恐為祿山所害

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鉷賓佐
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
其尸葬之
以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　初李林
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為相政事常
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為敵
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
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
順自代故有是命
五月以楊國忠為御史大夫京畿采
訪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
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以林甫
薦王鉷為大夫不悅遂深探邢縡
獄令引林甫交私事狀陳希烈哥
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疎林甫推
國忠為大夫凡鉷所領使務皆歸

官擾起居
尋卒諸子
護還京發
喪贈太尉
揚州大都
督明年削
官爵剖棺
子孫有官
者除名流
嶺南及黔
中

太原公王
鉷
封二年生

乃帥所部
歸漢北尋
入侵邊圍
永清柵柵
使張元軌
拒却之

西曺

王設阿忽
興安王遣
使如唐請
擊黑衣大
食帝不聽

骨咄

王羅金節

之國忠貴振天下始與林甫為仇
敵矣
秋八月上復幸左藏　楊國忠奏有
鳳凰見左藏屋出納判官魏仲犀
見之遂以仲犀為殿中侍御史國
忠屬吏率以鳳凰優得調
冬十一月李林甫卒　南詔數寇邊
蜀人請楊國忠赴鎮林甫奏遣之
國忠將行泣言必為林甫所害上
曰卿蹔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
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
不知所為國忠至蜀上遣中使召
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床下林甫
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
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
面林甫遂卒上晚年自恃承平以

眾伏誅

帝冊為葉
護

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絶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奸妬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　國忠為人強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為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

輩得無失所侍乎遂隱居嵩山

以吉溫為御史中丞　楊國忠薦之也溫諂范陽辭安祿山祿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為溫控馬出驛數十步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

哥舒翰安祿山安思順入朝　翰素與祿山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為兄弟至是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為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乃止自是為怨愈深

癸巳

天寶十二載

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不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淹滯者翕然稱之凡所施置皆曲盡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謬甚衆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

西平王哥舒翰

其先羌突騎施首長哥舒部之裔翰初事河西節度使王倕倕攻沂城使翰經畧稍知名又王忠嗣署衙將名益軍中及忠嗣

衛公楊國忠

貴妃之從祖兄也本名釗帝改名國忠時爲右相窮擿李林甫姦事帝以爲功封魏國公固讓魏徙封衛國至十五載再見

大勃律

唐安西節度使封常清擊大勃律至菩薩勞城前鋒屢捷常清逐之斥候府果毅段秀實請搜左右山林常清從之果獲伏兵遂大破之受降而還

但掌試判而已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夏五月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楊國忠欲攻李林甫之短故也衛包崔昌皆坐貶官
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祿山以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莫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平郡王是時中國盛彊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

被罪帝召翰入朝拜鴻臚卿為隴右節度副大使至是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尋進爵西平王至十五載再見

許公陳希烈

封臨潁侯十二年為左相以成李林甫獄進爵許國公及祿山叛遂與達奚珣等俯相賊後論罪當斬肅宗以希烈為帝素所

突厥

阿布思為回紇所破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

突騎施

黑姓可汗登里伊羅蜜施唐以為突騎施可汗

葛邏祿

使入奏帝乘白橐駞日馳五百里
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楊國忠奏與
虢國夫人通至是往來無度或並
轡走馬不施障幕道路掩目三夫
人從幸華清會於國忠第車馬僕
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
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
房至此未知税駕之所然終不能
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
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别五家合隊
燦若雲錦國忠仍以劒南旌節引
於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荒陋不
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遣
其子謁國忠馬白之然亦未敢落
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
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珣惶

遇賜死於
家

唐北庭都
護程千里
追阿布思
至磧西以
書諭葛邏
祿使相應
阿布思窮
迫歸葛邏
祿葛邏祿
葉護執之
并其妻子
麾下數十
人送唐詔
加葛邏祿
葉護頓毗
伽開府儀

遂置牓上第

以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　前進士劉迺遺昱書曰禹稷皋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甲午

天寶十三載

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

廣平王俶

以太子長子始封至肅宗至德

同三司賜爵金山王

吐蕃

唐隴右節度使哥舒翰來擊拔洪濟大莫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

突厥

阿布思為北庭都護所執獻於

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

加安祿山左僕射　上欲加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垍草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為僕射唐初詔勑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棊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垍皆翰林供奉

二載再見

南陽王係　以太子第二子始封至肅宗至德二載再見

建寧王倓　以太子第三子始封至肅宗至德二載再見

闕下見殺

奚　唐節度安祿山來擊奚國王李日越

南詔　王閣羅鳳唐劍南留後李宓來擊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

以安祿山為閑廐羣牧使　祿山求兼領羣牧總監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皇上亦加尊號增至十四字

以楊國忠為司空

三月安祿山歸范陽　祿山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等勲効甚多乞超資加賞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馳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初上令高力士餞祿山還上問祿

西平王琁

以太子第四子始封　尋卒肅宗寶應初追封衛王

新城王僅

以太子第五子始封至肅宗至德二載再見

潁川王僩

宏種盡士卒罹瘴疫及饑死十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宏被擒全軍皆沒更發中國兵來討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

寧遠

王忠節遣子薛裕入朝請留宿

山慙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爲相而終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均垍官

夏六月乙丑朔日食不盡如鈎

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擊南詔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秋八月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章事　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見素和雅易制薦之

關中大饑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

以太子第六子始封至肅宗至德二載再見

東陽王侹

以太子第七子始封至肅宗至德二載再見

靈昌王榮

以太子第八子始封

衛詔許之拜左武衛將軍其事唐最謹

俱爛那

舍摩

威遠

蘇舍利發

屋蘭

蘇利悉單

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冬閏十一月貶韋陟為桂嶺尉吉溫為澧陽長史　河東太守韋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贓汚事下御史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於安祿山復為國忠所發貶陟桂嶺尉溫澧陽長史安祿山為溫訟冤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

戶部奏郡縣戶口之數　郡三百二

壽卒追封鄂王

建城

新城

俱位

以上八國皆天寶時朝唐者見波斯傳

吐蕃

唐隴右節度兼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奏於

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戸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

乙未

天寶十四載

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今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

榮王琬

以榮王更名十年安祿山反詔琬為征討元帥募河隴兵屯陝以高仙芝副之會卒贈謚靖恭

所開九曲之地置洮陽澆河二郡及神策軍

吐蕃

贊普乞黎蘇籠獵贊卒子娑悉籠獵贊立

蘇毗

蘇毗本西羌族為吐蕃所并號

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哥舒翰入朝　翰入朝得疾遂留京師家居不出

秋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祿山自歸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祿山子慶宗尚宗女在京師密報祿山祿山愈懼上以其子成昏手詔召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

太子男女得王者三人俯濟陰王倚北平王倩陳留王

密雲公高仙芝封五年為劉元帥邊令誠誣以盜滅種賜仙芝見殺

孫波在諸部最大東與多彌接西距鶻莽硤天寶中王沒陵贊欲舉國內附為吐蕃所殺子悉諾邏弃隴右節度使哥舒翰遣送闕下帝厚禮之以悉諾邏為懷義王賜

輕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乃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踞床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

八月免百姓今載租庸

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

酒泉侯李憕　初封縣侯至是任東京留守為安祿山所害詔贈司徒謚忠懿十餘子江涵渢瀛等同遇害唯源彭得免　憕少秀敏通左氏

姓名　李忠信

反獨與嚴莊等密謀會有奏事官
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示諸將
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
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
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反
於范陽命賈循守范陽呂知誨守
平盧高秀岩守太同大閱誓衆引
兵而南步騎精鋭烟塵千里時承
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
風瓦解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
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
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
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
詣行在耳上以為然安西節度使
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畧常
清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

春秋頎暄
產伊川占
膺肷自都
至闕口嗟
野彌望時
號地癖

挑馬登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
闕下上悅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
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
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
帝還京師安慶宗伏誅以郭子儀為
朔方節度使
以張介然為河南節度使　領陳留
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
禦使
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副元帥統諸軍
屯陝　以榮王琬為元帥高仙芝
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募
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
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
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
陝

祿山陷靈昌及陳留殺張介然　祿山自靈昌渡河以絙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氷合遂陷靈昌郡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乘城衆恟懼不能守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陳留將士降者萬人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庭望為節度使守陳留

制朔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

祿山陷滎陽殺其太守崔無詖

封常清與賊戰於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死之　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常清所募兵皆白徒

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常清再戰城中又敗乃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憕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憕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潰憕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為河南尹

高仙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　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

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趣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忷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

東平太守吳王祗起兵討賊　祿山以張通晤為睢陽太守東畧地郡縣官皆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尉賈賁帥吏民擊斬通晤有衆二十詔以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

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穎王璬為
劒南節度使　二王皆不出閤以
江陵蜀郡長史源洧崔圓副之
制太子監國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
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
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
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
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
朕將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
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
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
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
寢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　初顏
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
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

易之及反燥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閒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穆寧共斬之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其首謁長史李暐暐收嚴莊宗族悉誅

之送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召戴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等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爲盟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兵萬人圍饒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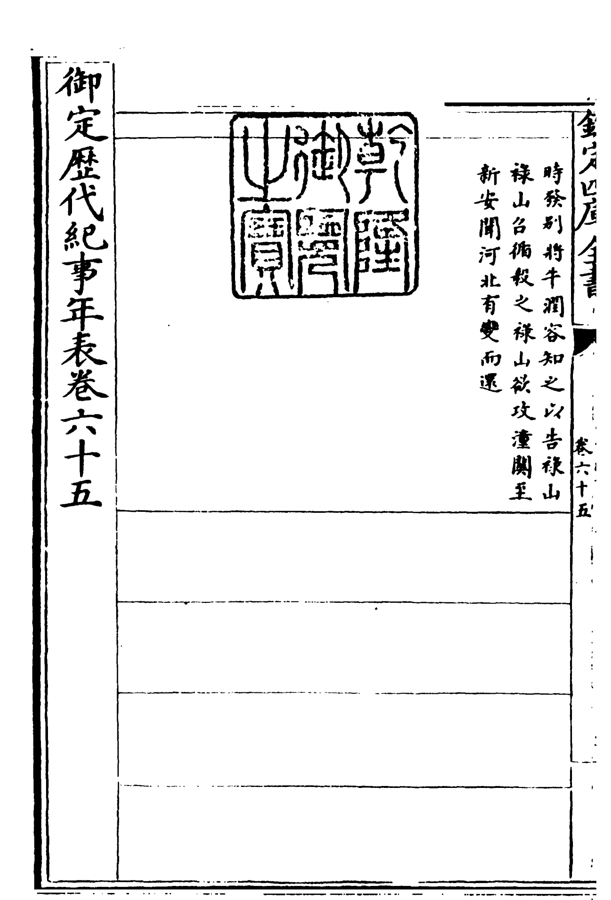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爲副元帥　邉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逆言常清以賊揺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减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軍自効令誠至潼關先

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既死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時士卒在前大呼稱枉遂斬之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為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於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先主步無所統壹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鬬志

祿山遣兵寇振武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拔馬邑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祿山之至槀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十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馮虔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

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郟城人馬燧說循以范陽歸國循然之猶豫不



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名循殺之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五